

激情文字里的生命情色
奇幻情节中的人性真味

白吟浪

◎曹旦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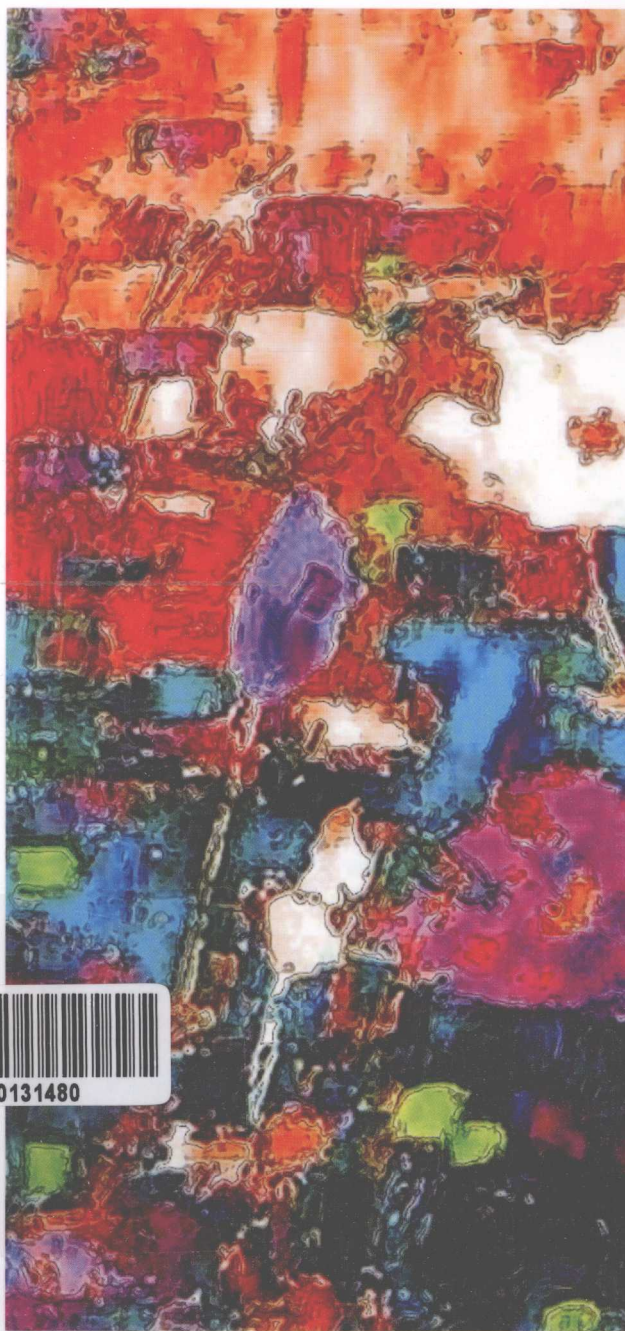
YZLI0890131480



编辑短信 5086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CMS
PUBLISHING & MEDIA
中国出版传媒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白吟浪

曹旦昇



YZLI0890131480

CIS
PUBLISHING & MEDIA
中国出版集团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吟浪 / 曹旦昇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404-5079-3

I. ①白…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63007号



白吟浪

曹旦昇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龚湘海 苏日娜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24

字数: 450,000

印数: 1-1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5079-3

定价: 38.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一

那一刻，父亲随着笨重的商船埋入流沙时，许青山还听到父亲在喊他的名字：“青山，往船的后面跳，朝后面游……青儿，你一定要回去告诉你娘……”

003 二

把许青山的饭食安顿好之后，母亲走进了孤老头子曹二鹏的破屋，全身脱得精光后，抱住了渴慕她已久的曹二鹏。受宠若惊的曹二鹏知道这个女人走出这一步一定是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托付给他……

006 三

许青山不止一次地说，徐家道口的水师公袁天光在临死之前还在诅咒曹二鹏这个老船拐子把他的绝招破了，讨不得好死！这就在曹二鹏的头上平添了一道神奇的光环。

008 四

袁天光死的时候嘱咐他的妻子，等马凤城的木排启程的那天，就将袁法师睡了多少年的那床水竹篾凉席拿到河边拆散。每拆一根席篾便缠一根纺纱的棉花条子，然后念着诅咒排牯佬马凤城的咒语，将它们扔进激流之中，然后带着女儿远走高飞……

012 五

在西方，在厚重的黑云下边，在水天相接的边缘地带，伸出一条银白色的像白萝卜的根须一样的龙尾来。“我们遇上白龙吊水啦！”许青山刚叫出声的嘴被曹二鹏的手捂住了……

015 六

许青山立即俯身抓住她那浑圆的肩头，想将她搀扶起来，可他伸出去的两条手臂被她紧紧缠住了。她一双健壮有力的手将他箍住，把他拥进了她的怀里。两只细长细长黑亮亮的眼睛里噙着泪花，两片如花瓣一样鲜嫩的嘴唇送到了他的唇边……

021 七

那一夜，许青山被她那两条白莲藕一样的手臂箍得喘不过气来。被她那丰厚的臀部，被她那粗壮修长的双腿，被她不曾裹过的由厚到薄，薄得像刀片一样的双脚所倾倒……

024 八

人堆人，人挤人——赌场之外，一个稚嫩的童声脆生生地应道：“我要！”宝官喜出望外，正待伸手去揭碗，赌客一手挡住说：“是个什么人？揭开输了找谁要钱？”……

030 九

夏菊秋对他那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女人说，别哭别哭，死不了的。夏菊秋认为他的这群儿女是洞庭湖的杨柳，倒插倒生根，顺插顺生根，倒下也生根。只要到了洞庭湖，就能在这里生根发叶，成树成林，繁衍生息得黑森森的无边无际，发子发孙……

035 十

夏菊秋精神抖擞走进了许家长茅屋，邢天喜一见夏菊秋，立即一身虚汗直奔脑门。他走到夏菊秋身边，轻轻问道：“你吃了八宝仙丹么？竟然没有屙血屙死？”……

040 十一

突然，曹二鹏血冲脑门，一双醉眼望着倒进甬缸的白米，不禁热泪盈眶了。他情不自禁地拦住边姑娘的手说：“内当家的，你怎么能把这么好的白米喂猪呢，你这样糟蹋粮食会挂雷影呢！”……

044 十二

突然一道透亮的闪电从乌云里呼啦一下窜到水面，炸得金光万道水花四溅，一个站在船上撑篙的人被雷火烧得手舞足蹈，在船上乱滚乱爬，面如土色地叫喊着：“救命啦，救命啦！”……

047 十三

曹二驼背爷望着这阵势，腿有点儿颤抖了，他不敢到白龙滩上来占荒洲，怕的就是这种场面，你镇不住这场面，你辛辛苦苦经营的荒洲就得拱手相让。凭武力，你进一步会血肉横飞。凭良心，让一步，这洲上的蚕豆苗会一根不剩……

050 十四

他把牛耳尖刀上的血迹在蚊帐上擦干净，插在她的床头，然后将赤条条的身子钻进她热烘烘的被窝里，暖流顷刻间盈满了他的全身。他无比温柔地舔着她的嘴唇，轻轻地呼唤着：“菌子，我的雁鹅菌，你让我寻得好苦。”……

056 十五

曹二驼背爷闻讯后也赶来赏花，看到这一奇景，不禁大惊失色道：“赶快搬家，搬离蓼花汀，迁到蚕豆地里去。”……

060 十六

第二天或者第三年，在不少人证实这荷花桥上有冤魂呼救之后，在桥头盖了门面的商人纷纷拆掉门面，搬离了桥头，除了迟来的丁郎中将门面盖得离桥头近一点之外，几乎没人靠近桥头盖屋了……

064 十七

夏菊秋将扁担一丢，跑过去照准凤山的脖子就是一个绊颈耳光，打得小凤山一个趔趄倒在地上，饭碗砸碎在冰地上，白米饭撒了一地，牛角辣椒在雪地上滚动……

066 十八

孙三老倌这才朝三婆夹喊道：“银碗姐，你还摆个什么黄花闺女的架子，先把你的绝招告诉小凤山吧。”然后转向许青山说：“五花洲有名的刀手嘞。你们难道没听说过，银碗姐手艺高，指甲破鱼不用刀。”……

071 十九

失去了贞洁的女人就像狼群里的兔子，男人们贪的是你这口肉，而不是指望你生儿育女。那么多男人望着她，其中有不少挥金如土的男人，银碗姐成为了饥饿的狼群中的一只又肥又嫩的兔子……

077 二十

庞元春由于晚上喝了几杯黄酒，加上心急火燎，也不像往常那样蹑手蹑脚了，而是端着瓦钵突突突地上了楼，看见亮着白光的窗帘上有两个重叠的影子便不管不顾，窜进了三姨太的卧房。他手托瓦钵往房中一站，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两个女人脱得一丝不挂，竟然抱在一起……

081 二十一

边姑娘恶心不止，只得扔下瓜瓢跑出灶门，蹲在屋檐下哇啦哇啦呕吐出一大堆秽物。吐在屋檐下的那一摊秽物顷刻之间全都成了生龙活虎的蜈蚣和蛔虫……

089 二十二

许青山从三姨太手中接过银项圈，端详了半晌才说：“义父在江湖中漂泊一生，也不能说他近女色。但我从未听他说过跟什么女人在一起生了一个女儿……”

097 二十三

“到野外去，寻两种草，一种鱼腥草，一种羊蹄草。洗净了，嚼烂咽下去。每餐都这样，赶快告诉白吟浪的人……”

102 二十四

郑昌民用青草擦擦手，挪了挪屁股，他手中的那根钓竿不再是钓竿了，活了。水花一朵一朵的，往小泥围子里绽放。一只一只，鲜活的泥鳅刁子鱼源源不断地扯了上来。一上一下，一飘一忽，那金黄色的钩竿就像一条狂舞的金蛇……

108 二十五

和尚看了看锅里用芋头焖出来的饭之后，双目紧盯着许青山的脸说：“施主，你们真舍得吃呀？人肉焖饭！”……

116 二十六

和尚说：“这石物将来要与一个黄花闺女通婚。”当时许青山和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和尚望着许青山，本来还要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来，但欲言又止……

121 二十七

“阿弥陀佛，血汗钱能免血光之灾也是你的造化。施主，你的恩人已经走了，你的仇人正朝你走来，修白龙庙你来主事吧。”……

126 二十八

“菌子，你怎么连蚯蚓也吃呢？你看，你呕了一摊死蚯蚓，简直就像泼了一碗面条。”雁鹅菌低头看一眼那摊死蚯蚓，立刻又开始呕吐起来……

133 二十九

那母亲不理睬女儿，只跟边姑娘讨价还价。她伸出手指说：“东家，这样好的姑娘，本可卖八块芋砖的，我看您家业大，又是当童养媳，您就给我六块芋砖吧。”……

138 三十

许青山手中那支快要抽完的旱烟有一缕淡蓝色的轻烟在夕阳里萦绕。他一脸的肃穆，他觉得田儿今天说话时有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144 三十一

兄长虽有一身武功但势单力薄，妹妹怕兄长吃亏，就孤身一人和陈西山进了一家酒店，姑娘说：“我们先喝酒，你喝赢了，我上床让你睡，你喝输了，你放我走人。”……

150 三十二

福堂子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根铁沉的桐木扁担，从后面袭过戴瓜皮帽的头颅，砰的一下，那个脑瓜就开了瓢，迸裂的脑浆溅了元满一头一脸……

158 **三十三**

银碗姐开始时是轻轻地哼，哼着哼着就像进入那样一种境地。她也不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她只是觉得有一种情绪像潮水一样在她的胸腔里涌动着……

163 **三十四**

黑痣用肩膀移过去挑秤钩上的扁担时，故意将一条大腿跷起来，湿漉漉的腰围裙像幕布一样拉开了，露出他胯下的东西来……

171 **三十五**

说着，他把渔灯交给身边的儿子，自己捋起袖子，撕开那件黑色的尸衣，腐烂的腹部有一个缺口，他用手一压，一条茶盅粗的鳗鲡从尸体的腹部哧溜一下窜了出来……

177 **三十六**

荷花桥下泊着的是兰舟桂楫的花船。凉凉的河风。推开篷篷，船舱里那黑红色的水竹凉席上，坐着千娇百媚的姑娘，她那水红色的绸衫酥胸微裸着，露出柔柔的半截乳房来，黑痣从一条花船挑到另一条花船，最后选定了，才一把将姑娘抱在怀里……

182 **三十七**

她听得到儿子凤山粗重的喘息声。凤山的手一下子抓住了她那只扯着他裤带的手，将她往自己怀里一抱。银碗姐那只手一下就将那根棕色的棉沙袜子剪成的裤带扯脱落了……

189 **三十八**

许青山从乔朗秋的脸上看到了灾难已降临在许家大院。当长工们把芋香从谷仓里抬出来的时候，许青山两眼一黑就颓然倒地了。边姑娘像母狼一样嗥叫一声就扑上去抓住芋香的头发撕咬起来，然后气绝倒地……

195 **三十九**

屠夫用索缚住牛腿后，将牛头吊在横梁上，一把雪亮亮的宰牛刀从牛的脖子下深深地插进去，鲜红的牛血就汨汨地流向木桶里……

203 **四十**

天亮时分，用牛师傅陈菊庵在槽门口捡得一张纸扉子，见上面写满了字，他立即大惊失色地嚷道：“土匪‘丢扉喊款’啰！”……

211 **四十一**

肖镇仕一眼看见黑痣，吓得舌头都吐出来了，战战兢兢地说：“你还敢来呀，芋

香死了，死得好惨呀！芋香被东家剜了眼睛，割了耳朵，绑着石磨沉到碧津津里了……”

217 四十二

许青山用手捂着边瞎子女人的额头，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望着她，默默无言。边瞎子女人的那只独眼里充满了怜悯与哀伤。她轻轻地说：“当家的，你要想开一点儿，你是洞庭湖里的一只麻雀，多少风浪你都见过了……我再不敢去看他了，你要好好打发他上路。禾线子我的儿呀……”

224 四十三

他不敢看这一幕：一把锄头搁在女人的身旁，禾线子的坟茔被掘开了。小小的棺材被锄头砸开了。披头散发的边瞎子女人手里正在抓着禾线子的一条腿撕咬着，啃吃着，夜色里，她那只独眼里发出绿莹莹的光。麻狗二郎神龢牙咧嘴倒退几步，朝她狂吠着，边瞎子女人竟然纹丝不动。

230 四十四

黑痣闯进篾匠铺里，篾匠一家老小正围着火缸燃烧竹屑竹片取暖，见了手拿杀猪刀的黑痣，篾匠倒头便拜，浑身筛糠似的说黑爷爷，要什么尽管拿……

236 四十五

开甑的那天夜晚，东家把长工们赶走了，许青山把边瞎子女人带上，齐齐站在甑边，揭开甑，一具白生生的骨架摆在甑底的格格上，许青山指着那骨架对边瞎子女人说：“你的禾线子的魂安稳了。”……

243 四十六

许田带着药方到了红沙城里，找了城里一位最有名的老郎中。老郎中看了药方笑了笑，在药方的下面找到写药引子的地方，用秀气的狼毫笔工工整整地写上了两个字：“人耳。”……

249 四十七

洞房花烛之夜的乐沙几次大汗淋漓未能攻破城池，之后大惑不解，这个姑娘难道是个铁姑娘？在五花洲的妓馆里早已熟谙此道的乐沙坐在凌波床上，燃起一支红烛对粉团般的新娘子说：“那个地方是实的，没缝！你简直是个怪物。”……

256 四十八

白吟浪惩治不守贞节的女人时，就是把仰面躺着的女人手脚绑在梯子上，赤身裸体肚皮朝天，脖子下的锁骨用铁丝穿透，钉在门板上，随水飘流，直到冻死饿死，泡烂了，融在湖中……

266 **四十九**

先有了情，再有了欲，这春宵如何耐得住。石女的血液像岩浆一样奔腾，石女先是双手捂住耳朵，后来是抱住脑壳，石女打散了自己满头的秀发……

272 **五十**

坐在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的陈西山正在吃一个笔杆鳝鱼炖紫苏的火锅。他醉眼朦胧端着一只蓝花酒杯迎风而坐。他被这一团红光罩得头昏目眩，使劲揉了揉眼睛，他看到光彩照人的盖碗姐就停在朱贵酒店旁边的水果铺子上挑选枇杷……

279 **五十一**

凤山走了。望着他魁梧的背影走过荷花桥时有人说：“凤山一点也不像个做长工的……”凤山这次到白吟浪是来招兵买马的。夏菊秋家的长工福堂子、贵堂子兄弟，还有几个长工，还有姚家垵子里，听说一共去了十几个……

287 **五十二**

陈西山将他所有的银子押到了对子上。赌场里的大赌脚跟着陈西山走，一齐往对子上押，往杠子上押的是那几个陌生的赌客，他们那一双双鹰隼一样的眼睛不时看着陈波儿……

294 **五十三**

苏姑全身的血液在沸腾、在燃烧，当那郎猪像烂泥一样瘫下来陪着黑花草猪嚼满水泡生米时，苏姑往湖边的芦苇丛里一溜小跑过去，双腿跪在水边，双手捧着清水往滚烫的脸上浇，她把头钻进青翠的芦苇丛中像春猫一样嚎叫着……

301 **五十四**

郑昌民也不禁笑起来：“真是，人的心窝窝填不满呢，有了八百想一千，当了皇帝还想当神仙，你把八十块白花花的银花边塞到我手里我竟然不要……”

311 **五十五**

“波儿，我不瞒你，以前我也是赌场上的一条汉子，终年靠打牌赌博营生……但后来我金盆洗手了。没想到你接了我的脚……我无力劝你退出江湖。但我不忍心花你的这种钱。波儿，江湖上风险大呢！”……

318 **五十六**

陈波儿带着他的娇妻么妹走进赌场时，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我陈波儿的赌资！”赌场里一片喧闹，大呼小叫的赌痞们纷纷向么妹投来猥亵的目光，落落大方的么妹不惊不诧地坐在陈波儿的身边，伸出她的兰花手指优雅地嗑着瓜子……

328 五十七

“昌民兄弟，别怕！我们是洞庭湖边的杨柳，倒插倒生根，顺插顺生根，倒下也生根。我们是杀不尽的……”刽子手举着屠刀，从小满木匠到凤山到长工，咔嚓咔嚓砍下去，一个一个脑袋在石牛前面滚落在地，滴溜溜地转。一道道血光直逼太阳……

336 五十八

陈菊庵家里的那个陌生的长工说，听说乔朗秋和芋香在北方念了几年书最近回来了，带了几个人过了长江，来到了白龙滩，和卞小玉一起重建白龙滩游击队……

342 五十九

杀猪的嚎叫声伴着汨汨流淌的胭脂般耀眼的猪血，装点了荷花桥头端阳节的风景。宋矮子端着那一淘盆猪血走向石牛的时候，恪尽职守的禾满就站在石牛前面的石矶头上看龙舟。宋矮子将满淘盆的鲜猪血兜头盖脸朝石牛的头上淋了下去，然后转身走了……

348 六十

他们边说边挤挤挨挨地朝凉棚走过去，看牛郎儿庞元春气喘吁吁地跑到许青山身边，将一支手枪偷偷塞进他的手里，神秘兮兮地说：“东家，少奶奶要我来告诉您，说二少爷许同济的骑兵已抵达洞庭湖了……

354 六十一

肖麒仕不知高低地发问：“许老板，你是最相信白龙庙里的和尚的，怎么回事？你忘了和尚告诉你的绝密了？”许青山受到了讥讽，脸上麻辣火烧的，硬着头皮说：“要信你去信啰，一尊石头会冒出血来？”……

363 六十二

那眉眼俊俏身材高大的厨娘望着踌躇满志的许青山说：“不知为什么，这几天这些鸡鸭老是不进笼子，也很少吃食，惊恐不安地老是往篱笆上扑腾，我担心它们遭瘟疫了。”……

369 六十三

许青山双脚站在天井中的酸枣树下，双手紧紧地抱着粗大的树干，明显地感受到了大地的颤抖，这是鳌鱼要翻身了……

“走！到洞庭湖吃白米饭去！”

说这话的是元子号曹二鹏。

当时曹二鹏正往码头上走。那些下洞庭湖的人也往码头上走。纷纷扰扰的。曹二鹏走到停靠在码头上的商船边上，看见少东家许青山正朝商船上爬。由于个子太小，商船太高，爬不上去，于是曹二鹏就走过去，用粗粝的手指揪住许青山的衣领拎起来，扔到船舱里的时候说了一句当地的口头禅。

这句口头禅让许青山记了一辈子。

那时候，白米饭对许青山的诱惑要远远超过白银的诱惑。那些从三山五岳去闯洞庭湖的人，都把洞庭湖当成了一个银窝。都认为那里不仅仅有白米饭吃，还可以捡到银子。在成千上万的冒险者中，有亡命之徒占荒洲、逞豪强，成为了良田万顷瓦房连排的富豪；有的依仗势力种湖田、喂母猪、放高利贷，也拥有了几百上千亩良田，盖起了高粱黑壳大瓦屋，成为了富甲一方的财主；还有的凭着几十上百亩薄田，省吃俭用，勤扒苦作，也盖起了溜溜的一线长茅屋，置起了渔船渔网，养起了黄牛水牛，雇得三五个长工短工，成为了家境殷实的土财主。

还有许多，非但没有吃饱白米饭，甚至连性命也丢了，尸体漂在洞庭湖喂鱼。

而许青山，不但没有丢掉性命，而且还捡到了银子。当他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以后，他总是喜欢向他的儿女们讲述当年父亲带他横渡南洞庭的往事。父亲那年带他下洞庭湖时，有一支气派的船队，船上装的都是桐油。这样一支三五条商船的船队，让桐籽坡的人羡慕不已。美中不足的是那次起航时没有一个出色的元子号主航。闯洞庭湖的人把掌舵的艄公称之为元子号。许家老牌的元子号曹二鹏因为身患疟疾被留在了桐籽坡。整个船队就只能由父亲来主航了。

当年，三五船桐油从桐籽坡进入洞庭湖抵达红沙城后，卖了个意想不到的好价钱。父亲将卖桐油得来的白花花银子又以最低的价格将贩来的白米装满了许家所有的商船，准备在重阳风暴之后运抵桐籽坡。

九月的重阳风暴来得很迟。许家的船帮一直湾在红沙城外等待重阳风暴的降临。

但是那一年重阳节的前三天和后四天一直都是难得的晴好天气。白天平风息浪，夜晚皓月凝空。不少商船为没有冒险闯过重阳节而懊悔不已。终于等来了那一场风暴，肆虐的狂风把洞庭湖搅得白浪滔天，龙宫震撼，樯倾楫摧，风暴整整逞凶了四天四夜，洞庭湖面才平静得无息无声。

许青山父子分别在一前一后的两条船上押运。三五条满载白米的商船扬帆行驶在茫茫的洞庭湖上。三五条商船的桅尖上分别挂着一盏洁白的桅灯，吸引着三三五五的单帮船结伴跟在后面。熟识的人都知道，许家船帮的老板是个胆大心细的人，跟在他的船队后面闯白吟浪不用担心。

站在最后一条船上和元子号一起扶舢的许青山心情格外的好，风平浪静，晴空万里，天穹辽阔深远。蓝天碧水，白帆点点。极目远眺，无边无际的洞庭湖万物宁静。分不清天边的到底是白云还是绢纱，是沙鸥还是浪花。

太阳往西斜，船往天边走。退水后的洞庭湖露出了隐藏整整一个夏天的沙洲。远远近近，绿洲点点。虽然是秋来了，但荒洲上的秋草依然嫩绿如茵。整个湖面像撒落了颗颗蓝宝石。成群的白鹭和天鹅就栖息在这翡翠之上，整个南洞庭安宁而静谧。

太阳贴近水面，暮色即将降临。父亲站在第一条船上喊道：“过了这一片水域，前面不远就是等伴洲了。我们赶到等伴洲过夜。”

随着父亲的喊声，天公似乎也在响应。在宁静的洞庭湖面上，微微响起了风声，平平的白帆也稍稍鼓了起来，一条条商船也顿时跑得欢快了。船夫们一个个兴奋起来，放开喉咙唱起了船歌。许青山的一双眼睛痴痴地望着前方，他被前方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看得如醉如痴。

太阳落水了。大雁仿佛是从晚霞的怀里钻出来似的，缓缓飞行在秋水长天之间，写下一个个凝重的“人”字或一个个“一”字。遥远的天边仿佛还有阵阵稚嫩而醉人的“雁鹅牵竹篙，雁鹅摆人字”的童谣传来。西方由橘红变成了青黛，在那青黛色的远方，有一望无垠的翡青翡绿的青草地。草地上还零零星星地撒着一些淡蓝、浅红、银白色的野花，几只黑白分明的喜鹊活蹦蹦地在野菊丛中弹跳着。时起时飞的姿势很优雅。整个画面是一处人间仙境。在这仙境中，三三两两的青鬃马和大白马很悠闲地在草地上吃青草。有的还扬尾奋蹄地跑上一阵。顺着那些青鬃马和大白马望过去，是那幽深悠远的藏青色天幕。这仙境的的确确与天相连，与地相接。完完全全是天堂的延伸。人顺着那里走过去，一定可以走到天上去的，一定可以步入天堂的。

今天晚上何必要赶到等伴洲去过夜呢？就在这草地边上泊了船，还可以到附近养马的人家讨些秋辣椒和青菜萝卜来吃。

白帆高高扬起来了。船也越跑越欢快了。突然，一匹大白马从草地上昂首奋蹄直奔过来，一蹄踏到了父亲那条船的船边上，白马长长的嘴筒插进满载白米的船舱，大口大口地抢吃着白米。

“白马精！我们遭遇白马精啦……”

父亲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令许青山终生想起都毛骨悚然。

父亲的船边被大白马一蹄踏住以后，大白马身后的那些白马和青鬃马、枣红马成群结队奋蹄昂首扬尾奔涌而至，纷纷将马蹄踏在了船舷上，马嘴筒插进米舱……

父亲的船边朝侧面一偏，流沙就灌了进去，顷刻之间笨重的商船就往下沉。紧跟着父亲身后的第二条商船第三条商船也相继遭到白马精的奔袭，也相继偏了船舷，也相继往下沉了。

那一刻，父亲随着笨重的商船埋入流沙时，许青山还听到父亲在喊他的名字：

“青山，往船的后面跳，朝后面游……青儿，你一定要回去告诉你娘……”

父亲的那条船沉下去了，那根粗大的桅杆往下斜插去。最后，那桅杆的尖端也隐没了。后面的几条船相继沉了下去。许青山抱着一块船板，慌忙朝船后跳去……

许青山永远地记住了那个日子：那是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八的申酉时分。

许多年以后，当许青山绘声绘色地向他的儿女们讲述那些悲壮的场景时，在省城的洋学堂念过洋书的大儿子许田就悄悄告诉他的弟妹们说：“父亲的故事里有许多神话。父亲所讲述的洞庭湖的白马精，其实就是大面积的流沙以及流沙上面出现的海市蜃楼。”

二

遭遇白马精的父亲，再也没有回到桐籽坡。在那高高的开满桐籽花的山坡上，只有父亲的一个衣冠冢紧挨着母亲的棺木。

年轻漂亮的母亲是许青山回到桐籽坡以后才死去的。

许青山是被一位白发渔翁救上船的。幸存下来的许青山搭便船，走湖堤，沿门乞讨，一路上历尽艰险回到桐籽坡的时候，已是第二年的三四月间了，暮春的桐籽坡，满山满岭的桐籽花开得一片雪白。漫山遍野的桐籽花在暮春的微风里开得哀婉凄艳。那洁白的桐籽花就像一只只银制的小喇叭在吹着哀婉的挽歌。烟雨迷蒙的桐籽坡是在替死去的亲人披麻戴孝。

当许青山走进自家的地坪时，看到母亲正坐在阶矶边剥着旧年的桐籽。许青山不敢贸然闯进母亲那宁静的世界。他站在一株桐籽树下，默看着枝头的桐籽花在风中一盏一盏地悄然飘落。他无法想象母亲将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母亲是父亲的二房。她是父亲下洞庭湖时从逃荒的人群里买来的。那时候她还不满十五岁。

当她来到许家大院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山上山下捡桐籽的劳作，背上沉重的背篓压不住她蓬勃旺盛的生命。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她便出落得丰润而饱满，楚楚动人了。就连醋意极浓的大房也由衷赞叹：这洞庭湖的美女就像新葱一样嫩。

为了惩罚这种美，许家大院的当家人加大了她劳作的任务。一天要拾几篓桐籽才能吃上三餐红薯米饭。不然就别想跨进许家大院。旧年的桐籽还没捡完，新年的桐花就挂满了枝头。母亲从午后一直捡到天黑，依然没有捡满那最后的一篓。

从洞庭湖回来的父亲举着蘸着桐油的火把去寻找她。在一株高大的桐籽树下，父亲看到母亲正靠在树干上伤心地哭泣。熊熊的火光照着她腮边的泪珠。父亲用大手将她的泪珠拭去，并心疼地将她拥在怀里。母亲紧紧抱住父亲的腰，放声痛哭着说：“大哥，你送我回洞庭湖去吧。”

一轮白亮亮的月亮从山坡缓缓爬上山来，整个桐籽坡全都蒙上了溶溶月光。她温顺地躺在厚厚的桐叶上，两只圆鼓鼓的乳房在这月光底下就像两只活泼泼的玉兔。

远处是幢幢的树影，近处是昆虫的呻吟。头上是如水的月光，地下是如玉的美人。整个桐籽坡全都融进了溶溶的月光之中。父亲想，这都是闯洞庭闯出来的幸福，从今夜以后，死在洞庭湖也值了。

第二天，父亲请来了木匠，在临江的峭壁上另外盖了一座吊脚楼，从此搬出了许家老屋。

在初冬的日子里，她站在那株挺拔的枫树下面，眺望着江河的尽头，看着那条熟悉的双桅船缓缓向她飘来，她便喜不自禁地抓住许青山的小手向他挥舞着。那件红绫的小袄和那条墨绿色的长裙比火红的枫叶更让父亲心动。

时隔多年，许青山还清楚地记得从洞庭湖回来的父亲坐在火塘边上，很惬意地看着母亲端来一钵儿腊肉，端一壶暖暖的酒，然后陪着他慢慢地喝酒，把熏得黑红色的大块腊肉夹进他的碗里。然后温馨地说着情话。桐籽坡的冬夜，远远近近传来的都是黄牛碾桐籽时发出的吱呀的声音，以及桐油榨房里油匠打翻天印时发出的吃力的嚎叫，还有桐油流进榨槽里的汩汩声。在这种醉人的乡音里，父亲的鼾声格外的响亮。

.....

风韵犹存的母亲抬起头来，慈祥地望着这位朝她走过来的乞丐说：“我快要

午饭了，你要是能等，就在这里吃顿饭。你若等不得，我就去给你舀米……”

许青山泪如泉涌，猛扑上去一把抱住她嚎啕大哭起来。吓得魂飞魄散的母亲连忙后退。并大声呵斥道：“你这叫花子要干什么？”

许青山哭喊道：“妈妈，我是你的青山啦……”

母亲一把推开这脏脏的乞丐，仔细看了看那一双和她一模一样的两只长长的凤眼，然后失声哭道：“是青山儿！是我的儿子青山，青山，你……你的父亲呢？”

说着便双腿一软，红润的脸颊顿时苍白如纸。

丧事是在第三天的许家老屋操办的。

不是为葬身洞庭的父亲办丧事，而是为了许家出了一个贞洁的女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些长年下洞庭的船夫们带着自己的女人，捧着厚重的丧礼前来为这位贞洁女子吊丧。船夫们希望自己的女人也能像这个女人一样，有朝一日他们葬身鱼腹之后，能去阴间见自己。

……

把许青山的饭食安顿好之后，母亲走进了孤老头子曹二鹏的破屋，全身脱得精光后，抱住了渴慕她已久的曹二鹏。受宠若惊的曹二鹏知道这个女人走出这一步一定是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托付给他。

完事之后，她对曹二鹏说：“我把青山托付与你了，青山是庶出。他还没有成年。他在许家老屋连瓦片也别想得到一片，你要把他带到洞庭湖去……你一定要帮他成家立业。”

她让儿子跪在曹二鹏膝下，三跪九叩：“从今以后，你是他的干儿子，他是你的义父。以父亲相称，他死后，你要在你许家的神龛立曹二鹏的牌位……”

整整哭了一个晚上的母亲在桐油灯下用白布为自己缝了一套极其得体的孝衣孝裙，精巧的手工将针线珠子扎得极细极密。上身是短短的箭袖小袄，下身是拖地的长裙，一双白布做的孝鞋上用青线绣出两朵刚刚出水的荷包。头上的孝帽在脑后拖着长长的孝幡，给人一种飘逸的美感。第二天一清早，她带着儿子走进了许家老屋，向各位亲人报了丧。她看到觊觎她已久的小叔子得知大哥葬身洞庭的消息后，那心花怒放的样子；她看到许青山同父异母的几位兄长虎视眈眈的样子，她的背脊一片冰凉。她叮嘱许青山去请一些该请的人来议事。然后独自一人走上桐籽坡，跪在那株曾经让她度过了一个美妙月夜的桐籽树下，酣畅淋漓地大哭了一场，然后在烟雨迷蒙的夜晚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江水里。

许青山始终认为父亲之所以葬身鱼腹是因为那次曹二鹏没有在船上。他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儿女们讲述后来曹二鹏带他再闯洞庭时遭遇白龙吊水的惊险历程。特别讲到被徐汉云救回徐家道口以后，曹二鹏替排牯佬马凤城解围时的离奇曲折。这使得许田和他的弟妹们对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更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许田和他的弟妹们觉得父亲那种用别人的故事来衬托曹二鹏的辉煌的述说方式实在不像出自一个农夫之口。

许青山不止一次地说，徐家道口的水师公袁天光在临死之前还在诅咒曹二鹏这个老船拐子把他的绝招破了，讨不得好死！这就在曹二鹏的头上平添了一道神奇的光环。

徐家道口这个地方曹二鹏并不陌生。在他闯荡洞庭湖大半辈子的生涯中，曾无数次落帆歇脚于此。他听他的前辈们传说，这地方在宋朝时是虎狼挡道，荆棘蔽天，人烟稀少。是浮于万顷波涛之上的一座荒洲。当年徐氏一位进士出身的在楚地为官的祖上，解官后带着一家老小几十口人举家返乡欲回福建老家去。船至洞庭湖因风高浪急受阻。徐氏老人看到这一带洲渚点点，惟独脚下这一绿洲地势高拔，地腴丰饶，绿草如茵，风景宜人。于是定居于此，广置田庄，遍栽杨柳，种植柑橘。其中有一种皮薄味甜彤红如血的被称为“洞庭红”的橘子颇负盛名。因是徐氏族人首居于此，所以过往船只皆呼此处为徐家道口。

昔时的徐家道口，黑子之区，弹丸之地。由于洲渚屡现，居民涌至。户有数千，口有数万。据乡土资料记载：此处一经开辟成田，渐兴村落，惟见烟村处处，水田漠漠，旱地离离，荒冢累累，古寺寥寥……

自徐氏老祖居住之后，荒洲之上，滩涂延续，白龙相拥咆哮，人文蔚起，山水钟灵。但河汊水道，暗流旋涡，极其复杂。走白龙滩去汉口之商船木排，为贪一时之近，常常误入迷津，樯倾楫摧。即使不葬身鱼腹，也是弃舟丢排仅捡得一条性命回去。

昔时的徐家道口，风俗淳厚，勤俭朴实，耕读陶渔，俨有太古遗风。

后因流民涌至，蚁集蜂屯，五方杂处，纳污藏垢，讼狱兹多，豪强争占，霸主争雄。所有途经徐家道口去汉口的木排和装运桐油、茶叶、五倍子等中草药的商船，都要到徐家道口请谙熟水路、水性极好的水师公引路。

后来，那些有了势力的水师公就在徐家道口占码头、开商坊，拦截各路商船木排，低价购买。把低价买进的木材打造成各类船只出售。各类山货，自行销往汉口。各类商行如雨后春笋，于是不少商船木排宁愿放弃去汉口径商，纷纷改道红沙城。

伏蟒山的木材大老板、有名的排牯佬马凤城一溜十个木排泊在徐家道口后，他